

## 第一章 偷骗成灾的教育

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是想为我们的学校雇用更多的教师，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但是没有足够的钱。

这些课程和服务是重要的，但是学校负担不起。

预算中没有用于购买新书和计算机的钱款。

一个问题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是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教育？其实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简单的。卑鄙的学校管理者，教育者以及其他入每年骗取或挥霍的钱款达 80 多亿美元。这本来是不必损失的 80 亿美元。

### 大 画 面

就我们 50 个州中的每一个州而言，每年从院校盗用和骗取的钱款平均为 1.6 亿美元。160,000,000 美元！每一个州额外增加 1.6 亿美元可以增设多少新的课程，提供多

少提薪机会和奖学金名额？美国的教育系统额外增加 80 亿美元会有怎样的改观？

数以万计的罪犯正在行窃教育金库。只需草草地看一眼统计数据便可以看出行窃的手段真是百般花样，一百个不同的窃贼用一百种不同的手段从一百个不同的教育帐户窃取钱款。

每年从各种各样的财政补贴计划漏掉的钱款将近 40 亿美元。其中由于游手好闲的学生骗取学校贷款而损失的有 25 亿美元。不诚实的雇员每年从教育帐户盗用的钱款有数亿美元。

数额从 10 万至 400 万美元不等的盗用大多都造成了大量的解雇甚至学校停办。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罗伯特·怀特学校是为市中心厌学儿童进行最后的挽救而开办的一所非传统学校，由于校长梅尔文·劳伦斯盗用了 10.5 万美元而于 1993 年被迫停办。劳伦斯这位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候选人，虚报入学人数，给自己填写了总金额为 10.5 万美元的学校支票，从而轰动了整个城市。1995 年 1 月 20 日，在密执安州韦恩县，圣十字架路德教小学的财务主管，59 岁的玛丽·安·布鲁格曼对盗用 36.3 万美元一事供认不讳。这次盗用迫使这所 67 年校龄的学校停办。

同大多数智能犯罪一样，假如内部控制更严密一些，布鲁格曼的犯罪是可以防范的。布鲁格曼之所以能够开出 185 张疑点极大的支票——其中有许多是划给她自己的或“兑成现金”的，是因为校方要求只要支票上有布鲁格曼的签字，就算有效。假如每一张支票要求有两个人签字，那么盗用 36.3 万美元要想得逞是要颇费一番周折的。

在过去的十年中，数以百计的雇员和管理者将公民捐给他们母校的私人赞助占为己有。1993 年，浸礼会支持的密

西西比学院指控该院前院长 67 岁的刘易斯·诺布尔斯侵吞了大约 300 万美元的捐助款。该院提起的诉讼指出，诺布尔斯私自征集捐款，开具假收据，然后将钱款存入其个人银行帐户。据说诺布尔斯曾解雇过一位橄榄球教练，理由是教练待决的离婚案可能会对校方造成不良影响。而他自己却把捐款用于个人投资，购买礼品和嫖娼。

数百万美元之巨的研究资助也是那些丧失天良之徒的猎取目标。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教授将该校研究资助款中的 45 万美元占为己有。起诉人证明，55 岁的卡武尔·W·叶用政府资助雇用不称职的亲戚，为他们提交虚假就业申请，从他们的薪金中提取回扣。洛杉矶分校和联邦政府为叶和他的亲戚根本就没有干的工作支付了 45 万美元，而这钱是来自纳税人的税款。

教育领域中的数万计起智能犯罪证明，任何预算都难防盗用，任何帐号都不是万无一失的。白领窃贼甚至从用于残疾儿童，贫困者和爱滋病及癌症研究的资金中盗走了数百万美元。

在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州立学校的一位 25 岁的出纳员被指控从有精神和身体缺陷的学生所赚的工资中盗用了 6.8 万美元。所盗用的钱款是那些特殊生辛勤工作赚来的；他们干的工作是把钉子装满一个个重量为一磅的箱子，捡塑料杯子盖和在学校洗衣房劳动。在华盛顿州的肯特，诵读困难和多动症儿童学校的校长从学校的资金中抽取了 343,627 美元用于个人投资。在华盛顿特区，一位公立学校系统的管理者从“最贫困儿童”救济金中盗用了 5.4 万美元，用来从“家庭销售网络”购买毛皮外衣，首饰及其他奢侈品。

## 计算机诈骗与虚报工程诈骗

随着学校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来制作预算，支付票据和进行资金转帐，与计算机有关的诈骗也在日益增加。

在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学校住房与学生活动部雇用的一名人文科学系四年级学生制造了一个两年之久的计算机骗局，据说他从中净得了 31,319 美元。这位学生通过改动计算机记录，能够制造假帐，把学院的钱款记入他的帐户贷方和其他学生的帐户贷方。

数十名管理者通过采用各种各样的虚报雇员和虚报伪造工程的诈骗手段从高等院校骗取了数百万美元。

在一起案件中，一个地方学校系统支付了 12.7 万美元用于拆除一所中学的石棉材料，而这只是因为一位管理者声称，检查员出于健康的原因下令拆除石棉材料。这项合同中有四个问题：

1. 该校根本就没有石棉材料；
2. 从未有卫生官员对该校进行过检查；
3. 拆除石棉材料的承包商从未在该校施工；
4. 管理者将 12.7 万美元存入其个人帐户。

1995 年 2 月 22 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放射学系的两位管理者受到指控，据说二人侵吞的钱款有 60 多万美元；他们采用的手法是哄骗校方向他们二人秘密设立的就业机构支付工程款，而工程却纯属子虚乌有。在骗取的资金中大约有 22 万美元支付给了建筑工人，不过建筑工人为他们二人的住所增建了两千平方英尺的建筑。

许多管理者被指控同时从事几项诈骗活动。1995年3月31日，纽约市的公诉人指控第100公立学校校长斯图尔特·波斯纳采用多种非法手段从学校系统骗取了7.6万美元。冗长的起诉书指出，波斯纳，该地区1992年度最佳校长，将学生卖糖果赚来的1.1万美元收入私囊，盗用学校举办圣瓦伦廷节舞会所收入的现金，并将价值4,000美元的教学用品占为己有，用于他在波科诺山开办的一家夏令营。起诉书指控说，他为捞取酬金而谎称担任课外活动计划的视导员，但实际上他是在一所犹太人宗教学校内担任校长；他逼迫学校雇员在工作时间为他儿子的13岁成人仪式和他女儿的16岁生日聚会制作小礼物。

智能犯罪分子以他们的声望作为武器，正在将拨给院校的数十亿美元的专款吞为己有，正在盗用我们价值连城的国家宝库——教育。

## 盗用公款者

### 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

1994年3月3日，尤金·N·卡鲍承认犯有盗用公款罪。他在担任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教育系统应付帐款部门主管期间竟然盗用了数目惊人的105.4万美元。巡回法官詹姆斯·P·萨蒙对这位63岁的秃顶男人讲，他对“小学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指令他服刑五年。

卡鲍是一位颇受信任的教育系统雇员，已经干了24年。

他和妻子住在离切萨皮克湾不远的一所舒适的两层小楼里，有两个女儿。他平时穿着价格便宜的涤纶衣服。“他是一位好心的并不那么起眼的人，看上去并不富有，”一位熟人这样说。“他玩赌小钱的扑克牌赌博，买一些彩票，但我认为他没有吸毒或赌博问题。”

卡鲍在担任应付帐款部主管的 12 年期间，利用他的职位给他控制的冒牌公司填写了 74 张支票——有些支票的数额高达 1.8 万美元。卡鲍为一家叫做 BPC/PEPCO 的冒牌燃料油公司立了一个帐户，然后要其不知底细的雇员们为假发票填写支票。由于教育系统要支付数百万美元来购买公用设备和燃料油，所以雇员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支票寄给卡鲍的邮政专用信箱，然后他把支票存入 BPC/PEPCO 的帐户。

卡鲍骗走了小学生口袋里的钱，然后通过他经营的几家合法买卖，其中包括一家音像租赁部和干洗连锁店，来洗钱。这些店的雇员后来才告诉警方，卡鲍总是用现金购买设备。

1992 年，卡鲍的妻子控告他有通奸行为，并提出离婚。与妻子离婚之后，他从海湾附近的舒适住房搬到了城市垃圾场附近的一块汽车活动住房泊地，这地方不仅可以看见垃圾场而且可以闻到垃圾场的气味。骗来的钱给卡鲍造成了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刚刚有所减缓，他马上又重操旧业继续肆无忌惮地填写支票。在他搬入新居之后的三个星期内，他让教育系统给他的几家公司填写了四张支票，总额为 2.49 万美元。卡鲍就像一个瘾君子，越吸量越大，次数也越加频繁。他骗取的越多，胃口也就越大。

1993 年，终于东窗事发。当时卡鲍试图将另一张教育系统的支票存入他个人公司的帐户。只是这一次，一位认真

负责的银行出纳员打电话给教育系统对支票进行核实。教育系统的职员被告之支票填写的卡鲍之名和公司不是核定卖主。一位聪明的银行出纳员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窃贼的王国顿时就土崩瓦解了。

遗憾的是，尤金·N·卡鲍仅仅是数千名从教育领域盗用巨款者之中的一个。在过去的十年中，数十名男女从美国的院校骗取的钱款达一百多万美元。数百名腐败分子盗用了十多万美元，而且还有数千名男女悄悄地抽取着教育经费，数额从 1 千美元到 10 万美元不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几人侵吞的数额竟然高达 200 万美元，300 万美元，400 万美元乃至更多！这些案件中的罪犯几乎总是受人尊敬和受人爱戴的人，他们担任着负责职务，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取钱款。每当或一旦一名盗用公款者被抓获，震惊不已的同事们总是这样说，“她不像这种人”或“他是最好的人”。

#### 加利福尼亚州 纽波特—梅萨联合学区

1993 年 1 月 25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娜，斯蒂芬·A·瓦格纳被判以盗用公款罪。这位 41 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纽波特—梅萨联合学区前财务主管从教育资金中盗用了 350 万美元。由于他的盗用，学校被迫解雇 209 名雇员（其中包括 59 名教师）并将课堂津贴的数目削减了 50%。

瓦格纳挪用教育经费去大肆挥霍。他在纽波特购买了一幢价值 100 万美元的豪华住宅，还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两辆梅塞德斯—奔驰（其中一辆的牌照字母读为“just-cuz”）以及各种奢侈品，例如，高尔夫球那么大的宝石，一套水貂皮晚礼服和一件皮毛边的浴衣。他的房产有四处，一处得

克萨斯，三处在加利福尼亚的居民区。美国纳税人和纽波特—梅萨联合学区对斯蒂芬·瓦格纳简直是太好了。

瓦格纳从几个不同的学校帐户抽取资金，其中包括餐费和用于支付雇员医疗费用的经费，来给自己的冒牌企业开支票。作为一位有 21 年工龄的颇受信任的雇员，他从一名记帐员升至为学区财务主管。他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其豪华的住宅内被拘捕的。

一份冗长的但已为时过晚的审计报告披露，瓦格纳给他自己和他所经营的买卖填写了几十张支票。总金额为 920,625 美元的 25 张银行本票存入了瓦格纳的私人银行帐户，而这些钱是从学区卫生基金中扣除的。“这使我非常愤怒”，一位 13 岁的学生的母亲说道：“他从我们的学校盗走了大笔的钱，竟然无人发觉。”审计员们发现，卫生基金的利息收益从未入帐。

瓦格纳还给特快修鞋公司（他经营的一家修鞋店）填写了总金额为 175,300 美元的支票，并给佛罗里达的一家首饰公司汇去一张金额为 90,500 美元的支票。

尽管瓦格纳的律师吵得很凶，但是终归掩盖不了瓦格纳的罪行。他在 1986 至 1992 年期间至少将 350 万美元的教育经费转入他的私人帐户，并且在纳税申报单上隐瞒其收入。对于这些对教育系统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该州历史上最大的一起盗用教育经费案，瓦格纳仅被判以六年监禁，并令其退回 350 万美元。

如果瓦格纳表现良好获得信任，他可能只服刑两年半。这意味着他每盗用 3,840 美元才服刑将近一天。事实上，盗用款不会退还，学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赔偿。本来可以用于支付奖学金，书籍，计算机，教师薪金和更好的安全保障的钱一去不复还。当局确实冻结了瓦格纳的财产，但是全

部资产仅仅是他所盗用的钱款的一小部分。瓦格纳相当精明，在被判刑的前一年就申报破产。

## 制止教育界中的盗用公款行为

要减少盗用公款行为，重要的第一步是要知道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段。窃贼可以使用一百种不同的简单骗术从一百家不同的教育帐户骗取钱款。至关重要的是，纳税人的卫士要分别核查每一个教育帐户（犯罪分子使用不同的手段从每一个帐户盗用钱款）。管理者对于双重付帐，影子雇员，虚假购货以及智能犯罪分子每年从教育界骗走 80 亿美元通常使用的许多其他手段必须了如指掌。如果你了解这些骗术，那么你就不大可能上当受骗。

知道寻找什么。盗用公款者目前正在从至少两万多所美国的院校中骗取巨款。尽管大多数雇员是诚实的，但是任何大群体中都有一小部分人可能成为贪婪者，同谋者和受骗者。当今的管理者受托掌管着有限的教育基金，他们必须抓紧内部管理，细心查帐，注意细节，坚持例行审计，并且知道盗用公款者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可以是年轻人也可以是老家伙，甚至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被查出的犯有盗用公款罪的教育者几乎总是那些受人尊敬和受人爱戴的人；他们身担要职，提取钱款易如反掌。

审计员必须记住核对支票。智能犯罪分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帐目混乱和内部管理松散伪造支票从院校骗取钱款。要提出正当的疑问：

- 支票是否付给一名假冒卖主，一家冒牌公司或一个有

名无实的雇员？

· 支票是否付给不需要的或标价过高的工程，是否付给从未提供的服务，是否付给从未交付的教学用品？

· 划给学校的支票是否被存入有问题的帐户？是谁开立了这些帐户，谁可以从这些帐户提取钱款？

· 支票是否付给一家由一位学校雇员经营的公司？

· 支票上的签字是否伪造的？为了严格管理，至少需要两个人签名的支票才可以认可和生效。

· 雇员的邮政信箱是否保险？许多支票和其他物品是从邮政信箱被盗走的。

不允许任何人代表其他雇员用支票付帐。对每一位视导员可以批准的款项限定数额，要求他们对每一张支票作出说明。如果许多张同样数额的支票突然间划入某一帐户，则要加以提防。智能犯罪分子用来骗取钱款的支票往往是可导致罪犯露出马脚的支票。

不诚实的雇员每年通过要求报销虚假差旅费和使用所谓的双重付帐手段骗取数百万美元。如果每一所院校的审计员对于双重付帐的花招特别留心，那么他们每年为美国纳税人可以省下大约 2,800 万美元。

由于使用计算机从事行政工作越来越普及，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也就越发普遍。通晓计算机的教育者应该对每一个计算机化的帐户分别进行估算，他们必须像窃贼那样去思考而且要问问自己，“一个不诚实的雇员或一名外来的程序专家怎样能够操纵系统来骗取钱款？”也要问一问你的雇员和本校专家，“你们安全措施的薄弱环节在哪里？”还要问一问其他学校的管理者，“犯罪分子怎样能够在你们校利用计算机去诈骗？”管理者要勇敢地对付威胁；如果他们要防止诈骗和破坏，则必须对计算机化的帐户的存取加以限制并实施

一系列安全措施。重要的是认识到计算机的密码并不能保证计算机万无一失。

迅速行动。一旦怀疑有诈骗和盗用行为，应立即采取行动，这样被指控的诈骗分子便不能利用诉讼时效法。1994年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记帐员涉嫌骗取 90.1 万美元，但他的案子因诉讼时效已经到期而被法庭拒绝受理。这位记帐员被指控盗用捐助、学费和大学基金。记帐员的律师把损失归咎于“松散的管理”，他说学校官员自 1989 年以来就知道资金流失，“但是从未追究此事。”智能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行动缓慢的教育官僚机构和那些对窃贼不予理会的官僚者，从而充分利用了诉讼时效法，安然无恙地卷走数十亿美元。

## 盗窃教学用品和设备

美国教育机构的不诚实的雇员每年要盗走 4 亿多美元的教学用品和设备。这是美国教育系统损失不起的 4 亿美元。这是本应不必损失的 4 亿美元。

一位前纽约市学校官员承认，他通过使用假证明人来购买教学用品而骗取了 60 多万美元。1995 年 4 月 17 日，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的一位 63 岁的管理者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他认可了四张总金额为 27,461 美元的学区支票，这些支票是用于购买教学用品的，而学区却从未收到货物。在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学区的一位负责建筑和场地的副主任被指控盗窃价值 3.1 万美元的教学用品，因为警方在他的两处住所发现了学校用的灯泡、工具、轮胎以及电工和管

道材料。

虽然智能犯罪分子使用各种各样的花招从各院校盗窃教学用品和设备，但他们之所以几乎是屡屡得手，是因为松懈的保安措施，不正规的信贷制度，不完善的监督，过时的盘存程序以及他们上司的漫不经心和玩忽职守所致。

1995年3月3日，53岁的教师和管理者琼·萨拉瓦托里承认从纽约市教育系统骗取了数万美元。

萨拉瓦托里女士采用的是虚假购货的手法，这在美国全部50个州已是屡见不鲜。她同一位经营着一家办公用品公司的男士作成了一笔交易。她与公司老板伪造了一份假购货定单，看上去教育系统似乎订购了数万美元的办公用品，例如笔记本，剪刀，日历，钢笔和铅笔。即便从未交货，萨拉瓦托里女士仍然会向管理部门的会计证明货已全部到齐，会计则会分文不少地向卖主付钱。然后卖主会付给她一笔可观的现金回扣。

当局从萨拉瓦托里女士及其他5位卷入类似虚假购物骗局的管理者那里追回了大约10万美元。“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数目还不足那些行私舞弊的进货者每年骗取的钱款的百分之一，”一位纽约市调查员说道。

教学用品还被那些雇来将货物运至学校的司机和交货人员直接从仓库盗走。

1995年4月25日，两位个体卡车司机在纽约市被捕，他们被指控与学校仓库雇员合谋将价值3.2万美元的教学用品倒卖给私人零售店。

据说，与教育系统签约的司机向仓库保管员行贿，让保管员往他们的卡车上额外装一些清洁用品，复印纸，灯泡，岩盐，纸巾以及其他用品。两位司机在给全市个学校运送一部分教学用品之后，就将剩下的货物卖给私人店主。

与 11 个州的调查员进行的谈话表明，用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教学用品最终的归宿是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私营商店。一位密执安州的侦探说道：“我们在 95 年 3 月突袭查抄了一家有牵连的商店，在那里发现从底特律的各个学校盗窃来的录音机，复印机，草坪修剪机以及书写材料。”

### 盗窃计算机

数以万计的不诚实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由于不能操纵提货单，卖主和购货定单便采用老式的办法去盗窃大量的教学用品和设备——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战利品偷出来然后运回家。近年来计算机是失窃最多的物品之一。

警方用暗藏的摄像机抓获了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有盗窃计算机嫌疑的本科生之后，突袭查抄了他在校园外的公寓，又查出价值一万美元的设备。

“留在最后”是他采用的一种手段。据说，这位年仅 20 岁主修化学工程专业的学生藏在一间壁橱里，一直等到工程实验室关门后，再把计算机和其他设备拆下来，装入背包，若无其事地走出大楼。警方在这位学生的宿舍中发现，一台监视器与七个偷来的磁盘驱动器联接起来，其中有一个驱动器的存储能力竟然达到不可思议的 760 兆字节。

令人遗憾的是，逮捕这一个学生并没有解决密执安大学的盗窃计算机问题。《底特律自由新闻》的马里安·乔治发现盗窃计算机问题远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严重得多。他引用校方官员的话说：“密执安大学的警察机关说，今年，数十名学生和教职员从密执安大学盗走的计算机设备价值将近 40 万美元。”

对于每年高等院校因丢失计算机所造成的损失尚无确

切的统计，但这个数字肯定达数千万美元。仅对 30 家大专院校进行的一项随机调查抽样表明，它们每年仅计算机失窃一项所造成的损失总共为 183.9 万美元，平均每个学校为 6.13 万美元。

计算机失窃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许多保险公司拒绝为学校作出失窃赔偿，除非计算机用螺栓固定住，安放在有防盗报警装置和监视摄像机的房间。

## 照看好学校的财产

智能犯罪分子通常利用的可趁之机是糟糕的保安措施，不正规的信贷制度，不完善的支票和收支手续，过时的存货程序，以及教育者的漫不经心或玩忽职守。美国的大学和学校每年失窃的教学用品和设备价值 4 亿美元之多，这表明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号，它告戒教育界应该对其资金负起责任，并且从失窃中吸取教训。

管理者必须对本节中所描述的许多虚假购物阴谋予以更多的注意。他们必须进行突然的和深入的检查（一份签了字的文件并不能证明教学用品是需要的或已交付），指定专人负责设备，以及弥补明显的安全漏洞。

掌管财务的人必须更加严密地审查各项开支，提出更为具体的疑问，逐项对帐，对公款负起责任。

## 骗取学生补助

“你想知道三分之一的财政补贴税款是怎样花掉的，是吗？”一位美国教育部官员在走向洗澡间时问道：“那么就想象一下一百万个抽水马桶的声音。”

骗取学生补助现象甚为猖獗，仅此一项美国联邦政府，纳税人以及教育系统每年就至少损失 40 亿美元。不诚实的管理者和学生每年掠走的是 40 亿税款；他们用这些钱去购买豪华车和房产，满足其每天吸用 200 美元的高纯度可卡因的毒瘾，为个人和宗教事业投资，以及使自己步入百万美元薪金收入的行列。这并非虚构，亦非凭空推测或夸夸其谈，这是事实。

可悲的是，从财政补贴的保险柜中盗取钱财的窃贼十有八九逍遥法外，被抓获的仅为百分之十。53 岁的多拉·马尔弗里西在干了十年这种行当的诈骗之后成为这被抓获的百分之十中的一员。

### 纽约大学

1992 年 12 月 3 日，纽约大学的退休财政补贴管理人员，马尔弗里西夫人承认犯有骗取大学基金的罪行。她在 1982 至 1992 年期间，领取了 1000 张她向并不存在的学生和没有资格领取任何补贴的学生开出的支票，骗取了 410 万美元。

马尔弗里西夫人和她的丈夫萨拉瓦托里把纳税人的钱

当作中彩的奖金大肆挥霍，购买昂贵的首饰所花去的钱达 78.5 万美元之巨，佛罗里达的房产用去 8.5 万美元，其余的用来购买股票和享受富豪和名流的生活。

在她被逮捕的时候，这位 53 岁的纽约大学前雇员已经退休一年，同她 60 岁的丈夫移居到佛罗里达州的迈尔斯堡。她丈夫后来承认犯有协助诈骗罪。

马尔弗里西夫人在被传讯之后还面带着自信的微笑，态度强硬地宣称：“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而且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装疯卖傻。但是，随着联邦调查局传唤了越来越多的证人和银行以及出示了越来越多的大学帐簿，马尔弗里西夫人的举止突然间变得倨促不安，她那甜蜜的微笑变成了一脸愁容。这位一身珠光宝气曾显示出绝对自信的富婆此时显然是心虚胆怯了。

在马尔弗里西退休一个月之后，大学在换用一种可以改进其相互核对财务帐目的方法的计算机化系统时才发现有 410 万美元失窃；而此事历时 10 年之久竟然未被察觉。纽约大学的审计员使用新的系统时发现学费补助计划——一项国家资助的为贫困学生提供援助的财政补贴计划——中出现“异常”（表示“我们已经被盗！”的信号）。

马尔弗里西夫人的工作是确保有资格领取补助的学生领取到支票。但是，马尔弗里西夫人显然将其工作职责搞错了。调查员发现，她伪造单据，给没有资格领取补助的学生开出了一千多张支票。这些学生从不知道支票这码事。马尔弗里西夫人还给根本不存在的学生开出了支票。

令人高兴的消息是，纽约大学幸好查出了这起案子。一位眼光锐利的审计员，一个新的计算机程序，以及几位执着而训练有素的调查员能够让一对窃贼锒铛入狱，为教育系统追回 410 万美元。令人痛心的消息是，就在此时，仍然有成

千上万的不轨男女正在将他们的双手深深地伸进所在部门的钱箱。

### 骗取佩尔助学金

在每年从诸多学生补助计划骗取的 40 亿美元之中，大部分是来自美国政府的佩尔助学金计划。佩尔助学金是政府对高中毕业生实施的主要补助计划，每年为 440 万想上职业学校和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 63 亿美元的助学金。

据《纽约时报》载，教育部视导主任小詹姆斯·B·托马斯估计，仅佩尔助学金一项，每年从中骗走的钱就达“数亿美元”。对于托马斯的估计，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参议员的反应是，“据我们调查，如果是这个数目那算我们幸运”。

### 不诚实的管理者

尽管不诚实的学生每年从佩尔助学金计划骗走数百万美元，但是最为严重的滥用助学金现象还要属不诚实的学校管理者所干的勾当。

托尼·拉塞尔，迈阿密大学运动系前助理学术协调员，承认在 1994 年伪造佩尔助学金申请骗取 22 万美元的罪行；据他供认，他用这些钱来满足每天要吸 2 百美元高纯度可卡因的毒瘾。

迈阿密大学的一位橄榄球运动员在同《迈阿密先驱报》的丹·利·巴塔德谈话时解释说，拉塞尔有一天晚上与他套近乎，建议他申请专为贫困学生提供的佩尔助学金。这位运动员对拉塞尔讲，他没有资格申请助学金，因为他父母有的